

红心向党迎七一 启航奋进新征程

常州市老干部书画展27号亮相西太湖美术馆

刘煊煊

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3周年,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“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”上的重要讲话精神,由中共常州市委老干部局、常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、常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、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共同主办,伟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、西太湖美术馆承办的“红心向党迎七一 启航奋进新征程”常州市老干部书画展将于6月27日上午,在西太湖美术馆拉开帷幕。

本次展览以老干部们精心创作的71件红色主题书画作品献礼“七一”建党日,饱含诗意与信念的笔墨丹青,表达了常州老干部群体丹心向阳的情怀,展现了他们多姿斑斓的人间晚晴。本次展览展期至7月26日,免费面向观众开放。

流光波彩,信手挥毫,绚烂又灿烂。

岁月风华研磨出最醇香的墨料,龙城大地舒展最质朴的笺稿。秋月春花呈胜景,板桥流水总新题。这里集中展出的71幅书画作品,呈现的不只是笔墨丹青,更是常州老干部群体多姿斑斓的人间晚晴。

笔迹如心迹,画迹是足迹:笔墨线条中挥洒着令他们终生无悔的奋斗气息,浓淡深浅中流露出他们坐看云起时的怡然气象,草木花鸟间萦绕着他们的丹心向阳情怀。芳华灼灼未蹉跎,山河瑰丽绘新篇。

画展前言

边伟江

艺术至高境界莫过“诚意”二字,书画如此,为人亦如斯:他们曾是常州发展长卷上勤恳的书写者,“万亿之城”有他们久久为功的接力垒砌,“幸福家园”有他们锲而不舍的接续浇灌。发于点滴,行于心间;时间记得他们奉献的年华,空间镌刻着他们青春的容颜。

弦歌不辍,银发生辉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:“老年是人的生命的重要阶

段,是仍然可以有作为、有进步、有快乐的重要人生阶段。”本次《“红心向党迎七一 启航奋进新征程”常州市老干部书画展》得到我市社会各界和老干部的积极响应,这不仅是全市上下关心老干部工作的生动体现,更是老同志们的积极学习、积极生活、积极奉献的生动体现。再出发、再启航,老同志们的豪情不减当年勇!

莫道桑榆晚,为霞尚满天。以“文化养老”滋养最美夕阳红,创造条件让更多的老同志优雅、诗意地生活,也是我们举办本次展览的初衷之一。我们坚信:一座敬老尊老的城市,必将会有更可期的未来。



沱江、乌江及其他

曾红雨 文\图

向往凤凰不是一年两年了,虽然中国古镇大同小异的趋势越来越严重,还是对它有不一般的期待。究其原因,自然有沈从文的关系,有黄永玉的关系,最重要的,沱江流经凤凰,成就了凤凰,而沱江,是父亲故乡的江。一个沱字既是他的笔名,也是我的笔名。

几年前,兴冲冲舟车劳顿赶到古城。客栈就在水边,站在阳台上,沱江,愣住了,这哪里是江啊,分明只是一条小溪,与自贡富顺的沱江完全不能同日而语。按地理位置,这里是下游,水势应该更大些才对。赶紧百度,惊讶发现,竟然有两条沱江。祖籍的沱江是长江四川段一个支流,全长500多公里;凤凰的沱江又叫湘西沱江,是长江支流沅江支流武水的支流,全长100多公里。荒原的自以为是,一错就是几十年。垂头丧气望着眼前的小河沟,又忆起多年前那个清晨,伤感地站在富顺县城水气弥漫的沱江边,即使不是丰水期,江水依然浩浩荡荡,往来船只不断。父亲20岁时一个人顺流而下离开家乡,远上东北,内心该是何等惶恐。承载了父亲一生中最好时光的沱江,当时也不会想到,这个年轻人此一去,迢迢再无归路吧。

那两天在凤凰一直索然无味,倦怠无趣,面对沈从文故居、陈宝箴故居、黄永玉画室都波澜不惊。直到离开的前一天晚上,被同伴带去酒吧听歌,男女歌手音色出众,《放手爱》《年轮》《遇见爱》《习惯自己》,越听越喜欢,尤其是女歌手一曲《易燃易爆炸》,惊为天人。歌词还可以这样写,歌曲还可以这样唱:“夸我包含待放 还夸我欲盖弥彰 / 赐我梦境还赐我很快就清醒 / 与我沉睡还与我蹉跎无慈悲……”感情中的贪得无厌和爱而不得刻画得如此深刻,年轻人的才华令人赞叹。那时候,于我而言,这些歌都是新歌,代入感太强了。情绪欢快起来,一晚耳福,心脾俱畅。再看看窗外月光下静缓的沱江水,想到《边城》里的一段话:“月光极其柔和,溪面浮着一层薄薄白雾,这时节对溪若有有人唱歌,隔溪应和,实在太美丽了。”此时,是不是同一条江显得不那么重要了,况且,不乘此地,我怎会知道有两条沱江亘古流淌。

类似的经历还有乌江。项羽自刎的乌江(镇)在安徽马鞍和县,另一条乌江流经川黔,是长江上游南岸最大的支流。曾经到贵州思南采访,在乌江边,频频有人提起项羽,询问楚霸王是否在此地自刎。当地人只得自嘲,我们的乌江比霸王的乌江大,霸王的乌江比我们的有名气。其实,往远说,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极为重大而深远的夜郎国国都,可能在思南(尚存争议);朝近看,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思南乌江上还能看到拉船的纤夫,听到乌江号子。都是中国文化符号般的标志。我在思南乌江边的巷子里,发现了一种叫喜烛的蜡烛,美得令人瞠目结舌。洞房花烛夜可点,守岁可用,庆生亦可。一根根蜡烛就是一柱柱雕刻作品,身上沾满龙凤、牡丹、梅花、燕子等鳞片,色彩艳丽、花样繁复,小如指甲、薄若纸张。那种美丽多年以后不能忘怀,也因易碎无法带回本地而悻悻然。

离开思南一年后,与朋友游历了宿迁——项羽的故乡。接触到当地一些人,颇感那里民风直爽,不拘小节,有北方的茁壮,有江南风格迥异。始信,此地真的会产生项羽虞姬爱情的倔强土壤。当地人提及虞姬刚烈多于霸王,对两千多年前那个刚刚如铁的美人充满自豪。去洋河镇路上,有人指着远处一条大河说,那条河在安徽地界,就是当年的乌江,现在叫皖江,霸王自刎在那里。再细问,对方也不明所以。

关于楚霸王自刎之地点,民间有许多说法。史书上记载,公元前202年,项羽兵败垓下(今安徽灵璧县南),突围至乌江(今安徽和县乌江镇)自刎。长江,在安徽一段古称楚江,今皖人称之为皖江。乌江镇紧靠长江西岸,它所濒临的一段较长的江面,是呈正南北方向的,故世人常称的江南在此处实为江东。项羽“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,我何面目见之”和李清照“不肯过江东”等正为此意。一句话,霸王自刎在今安徽和县乌江镇的长江边上,此乌江是地名而非江河之名。

项羽和刘邦,是两类男人形象,他们的行为对后世影响深远。看看他们之间的战争奉献了多少个成语:破釜沉舟、十面埋伏、韩信点兵多多益善、明修栈道暗度陈仓、项庄舞剑意在沛公、所向披靡、作壁上观、运筹帷幄决胜千里、锦衣夜行……这些成语融入我们的生活,渗透进我们的血液,甚至左右着我们的价值观。刘邦一直以统一大业为理想,项羽只想安心做西楚霸王,50多岁的刘邦最后战胜利拔山兮气盖世的30岁英雄,格局决定结局是一个缘由。

当年乌江自刎之后,项羽的头颅和身躯被刘邦五员大将分取,此五人因此被封侯。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:“项王已死,楚地皆降汉,独鲁不下。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,为其守义,为主死节,乃持项王头视鲁,鲁父兄乃降……”即,项羽死后,西楚王国基本全境投降,只有项羽初封的鲁地还在抵抗,刘邦本欲屠城,又感念于鲁地“独鲁不下”“为主死节”的忠贞,遂把项羽的头颅展示给鲁地守军,鲁地人知道将军真的战死了,才投降。刘邦将项羽的头颅厚葬于鲁地,他亲自主持项羽的葬礼,哀痛哭泣不能自己。

那么鲁地到底在哪里?争论由来已久,据推测,项羽被封鲁公,一直戎马征战,并没有机会真正坐镇鲁地,因此史书也没有记载其具体的采邑范围。今日学界认为,鲁地极有可能在山东曲阜。至于霸王的墓地,计有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旧县三村,安徽省和县乌江镇凤凰山,山东省曲阜市五泉庄,此外湖北、江西等地也有霸王冢,这些墓地各有各的传说和依据。这位中国历史上最具悲情色彩的人物,在战死疆场两千多年以后,留给后人多少悬念啊。

地名语焉不详会带来误解和尴尬,古今混淆,尤为难辨。如果我们抱着一颗探究之心在路上,经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,此亦为旅行及人生之有趣之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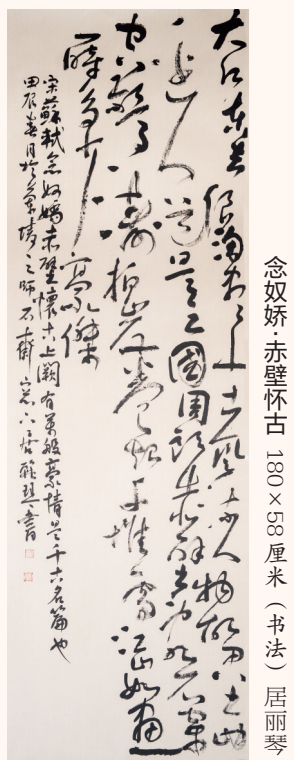
月华洞庭水 62×137厘米(国画) 虞振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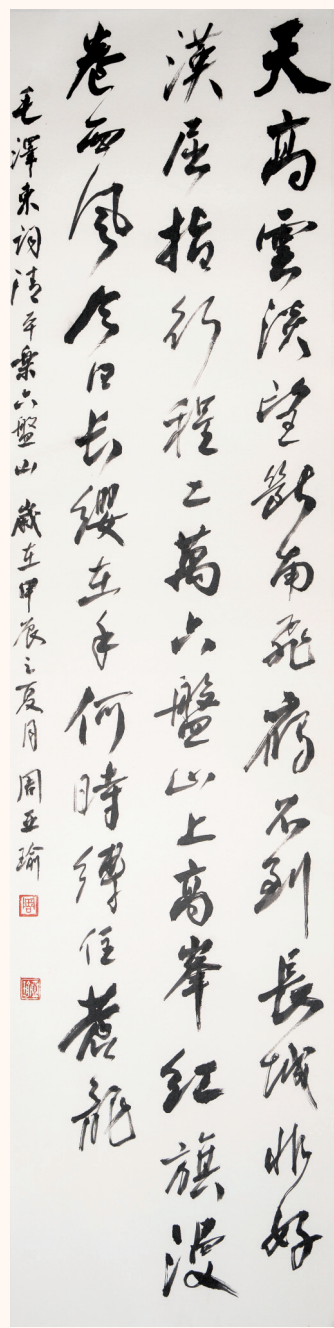
高风三杰 181×101厘米(国画) 杭天琥



红叶朝晖 150×94厘米(国画) 张晓霞



念奴娇·赤壁怀古 180×58厘米(书法) 居丽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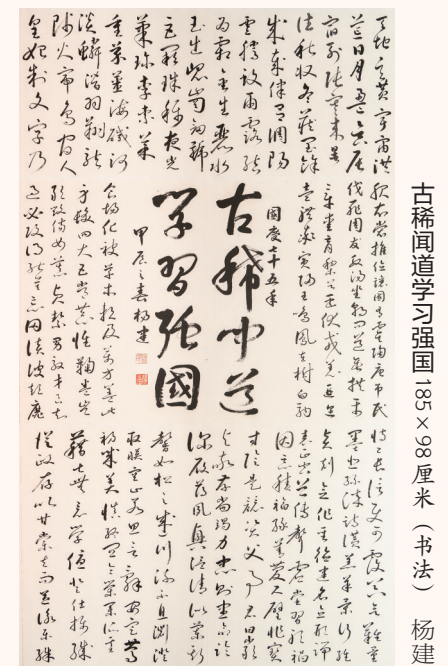
清平乐·六盘山 200×50厘米(书法) 周亚瑜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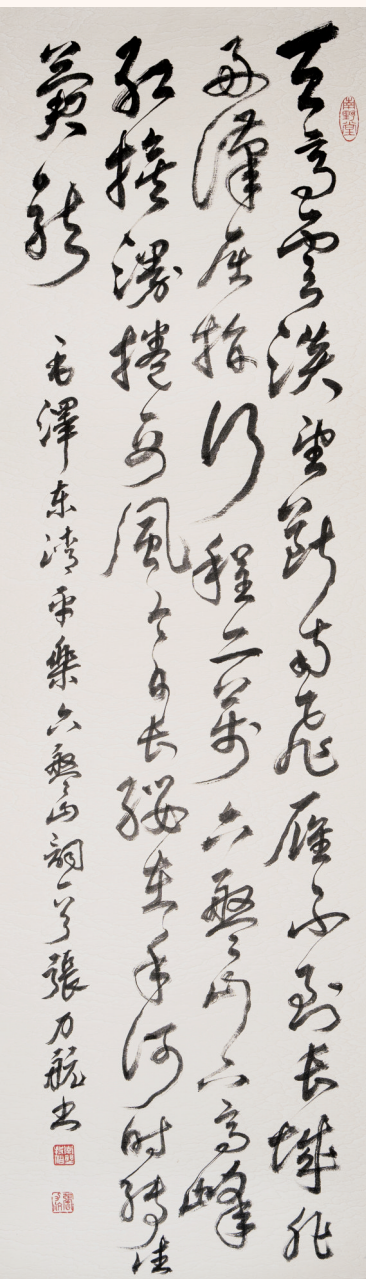
古运河毗陵驿 53×118厘米(油画) 陆洪生



锦绣华章 129×96厘米(国画) 朱剑伟



古稀同道学习强国 180×80厘米(书法) 杨建



清平乐·六盘山 178×95厘米(书法) 张力航



宿迁项羽故居



凤凰古城沱江